

石景阳 著

李自成前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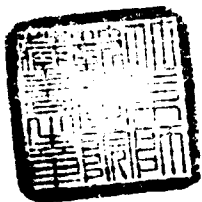


李自成前传

金文堂书店

石景阳 著

D126/B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177348

1177348

责任编辑：吴越

李自成前传

宝文堂书店出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

字数228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0.25

1989年2月北京第1版 198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9,950册

ISBN7—80030—033—8/I·50 定价(压膜) 3.50元

引 子

君不见——

黄河之水天上来
奔流到海不复回……

——李 白

黄河，奔腾滚滚，气势磅礴的黄河，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雅拉达泽山东麓。它穿过千山万壑，冲开秦晋高原，与洮河、湟水、无定河、汾河、渭河、洛河、沁河汇合，带着大量的泥沙，向东南奔流入海。一一九四年，黄河决口冲至淮河，夺淮而流，滚滚向前，同流入海；至一八五五年，黄河才改道北上，注入渤海。

在两千多年的黑暗、腐朽的封建社会时期，黄河溃堤泛滥一千五百多次，较大改道二十六次，给数百万贫穷农民造成了无数痛苦的灾难。然而，封建朝廷，贪官污吏，不顾农民的死活，一味横征暴敛，巧取豪夺，迫使黄河两岸的农民大批逃亡，更加重了灾荒的破坏性。一些灾荒严重的地方，出现了人吃土、人吃人的惨景。

明万历四十三年，山东青州府推官黄槐开了一件申文，写道：

“自古饥年，止闻道殣相望与易子而食、析骸而爨耳。今屠割活人以供朝夕，父子不问矣，夫妇不问矣，兄弟不问矣。剖腹剜心，支解作脍，且以人心味为美，小

儿味尤为美。甚有鬻人肉于市，每斤价钱六文者；有腌人肉于家，以备不时之需者；有割人头用火烧熟而吮其脑者；有饿方倒而众刀攒割立尽者，亦有割肉将尽而眼瞪瞪视人者，间有为人所诃禁，辄应曰：‘我不食人，人将食我。’愚民恬不为怪，有司法无所施。泉绕在途，天地昼晦。”

崇祯年间，灾荒更加频繁，许多地方几乎无年无灾。农民大起义的发源地——陕北，正是著名的重灾区。延安知府马懋才，在上奏朝廷的《备陈灾变疏》中，详细地描述了崇祯元年延安地区天灾人祸的情况。疏中写道：

“臣乡延安府，自去岁一年无雨，草木枯焦。八九月间，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，其粒类糠皮，其味苦而涩，食之仅可延以不死。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，则剥树皮而食。诸树惟榆树差善，杂他树皮以为食，亦可稍缓其死。殆年终而树皮又尽矣，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。其石名青叶，味腥而膩，少食辄饱，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。民有不甘于食石以死者始相聚而盗，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，而抢掠无遗矣。有司亦不能禁治。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，且曰：‘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，与其坐而饥死，何若为盗而死，犹得为饱鬼也。’

“最可悯者，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，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，有涕泣者，有叫号者，有呼其父母者，有食其粪土者。至次晨则所弃之子已无一生，而又有弃之者矣。更可异者，男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，更无踪影。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，煮人肉以为食，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。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面目赤肿，内发燥热而死矣。于是，死者枕藉，臭气熏天。县城外掘

数坑，每坑可容数百人，用以掩其遗骸。臣来之时，已满三坑有余，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。小县如此，大县可知；一处如此，他处可知。……”

苦难深重的贫苦农民，被封建统治阶级欺压、剥削，已到了走投无路，忍无可忍之时，他们终于揭竿而起，开始了抗暴图存的武装斗争。

农民的起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也不是一推就倒的。从万历年间起，各地的农民曾经多次举起义旗，向腐朽的明王朝发动冲击。

万历十六年，刘汝国在安徽太湖宿松地区领导农民起义，自称济贫王，铸铜印大书“替天大元帅”，饥民随者数万人，多次击败官军的围剿。

万历二十七年，白莲教徒赵古元（原名赵一平）在徐州一带组织起义。他的徒众到处宣传：“世道之将变，尊古元为真人。”赵古元等制定了详细的起义计划，“约以二月二日各处兵马八路齐起，先扬淮，次取徐州新河口，再取金陵、燕都，大事可定。”明地方官僚惊呼：“黄巾、赤眉之祸，再见于目前。变生呼吸，可为寒心。”

这些中、小规模农民起义，都在萌芽阶段或初起之时即被明王朝血腥镇压了下去。然而，地主阶级的屠刀并没有吓倒苦难深重的广大农民。封建统治者的倒行逆施，势必激起人民群众更大规模的反抗。

天启七年，陕西澄城县爆发的农民起义，正式拉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。

澄城位于黄河以西，渭河以南，在白水与韩城之间，洛河绕城而过，流入黄河。澄城境内大部分是荒山秃岭，沟谷深壑，土地贫瘠，杂草丛生。再加上三河连年泛滥，灾情严

重，田园荒芜，房屋倒塌，民不聊生。

二月十五日黄昏，北风阵阵，春寒料峭。忽然，从县衙走出两个歪脖子、斜眼睛的衙役，他俩手提铜锣，一边朝街上走去，一边扯着嗓子喊道：

“县太爷有令！交春粮喽——。”

“镗——！镗、——镗！”

“贱民听令！——交春粮喽！”

“镗——！镗、镗——！”

城内的穷苦百姓们听见这催粮逼命的喊声和敲锣声，一个个吓得脸色煞白，浑身颤抖，不敢吱声。有的慌慌张张地往家跑去，有的惊恐地关上了房门。

这时，街旁的一间土屋里传出了婴儿“哇、哇”的哭叫声。年轻的母亲急忙抱起幼儿，随即解开衣襟，把奶头塞进了孩子的小嘴里。须臾，她抬起清秀、苍白的脸，对丈夫说道：

“彦夫，县衙又逼俺们交粮了，这可怎么好哇？唉，前年大涝，去年大旱，地里颗粒无收，人都快要饿死了，俺们拿什么交粮啊？呜呜……”

郑彦夫心情本不好受，又见妻子哭了起来，心里更加烦躁，瞪着眼睛，吼道：

“哭、哭！哭有什么用？……操他祖宗的，要粮没有，要命有一条！”

“孩子他爹，你脾气不好，你可不要乱来呀！俺们娘俩可全靠你过日子呢！”少妇泪流满面，轻声劝道。

“没吃没喝，还过什么日子？倒不如死了痛快！”郑彦夫把破烂的衣袖一挽，目露凶光，从床铺下抽出一把雪亮、锋利的短刀。

“彦夫……俺求求你……你可不能闯祸呀！”

“桂莲，你别害怕，横竖是个死，今日我饶不了他们！
郑彦夫打开屋门，大声叫道。

说话间，两个衙役一边喊叫着，一边朝郑彦夫家门走来。

“郑彦夫，快交春粮！县太爷有令，你必须带头交出二斗苞谷！”斜眼衙役进屋叫道。

“彦夫……这……”桂莲面露惊恐之色，抱着孩子，偎在了丈夫怀里。

郑彦夫是个身材魁梧、血气方刚的好汉，他虽出身贫苦，但自幼随父习武，练得体格强健，武艺超群。此刻，他见两个凶恶的衙役竟逼上门来催粮，胸中怒火更炽。他轻轻推开妻子，走上一步，冷哼一声，骂道：

“刁斜眼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澄城狗官张斗耀我尚且不惧，岂能怕你这条野狗？！”

“郑彦夫，你……你想造反不成？！告诉你，县太爷命你今日必须交出二斗苞谷，不然……哼！”刁斜眼吼道。

“你给我滚出去！不然我割了你的舌头，打瞎你的狗眼！”郑彦夫伸手抓住刁斜眼的胸襟，将钢刀一晃，便要动手。

桂莲见状不妙，生怕丈夫逞一时之勇而闯下大祸，急忙放下孩子，掩上衣襟，双手握着丈夫的粗臂，哽咽地说：

“彦夫……快放开他，……俺们想想办法，借点儿苞谷交粮，你……你快放手哇！”

“俺们无粮可交，也无处借粮，如何交得出二斗苞谷？”郑彦夫看了妻子一眼，嗔道。

歪脖衙役嘿嘿一笑，眼睛盯着桂莲那清秀、娇嫩的脸，诡谲地说：

“郑彦夫，你若是交不出粮来，俺们也不难为你，只要

你的婆娘到张大人的书房，陪张大人喝几杯酒，明日张大人便可免你交粮，如何？”

歪脖衙役说罢，伸出鹰爪一般的黑手，拧了一下桂莲的脸蛋，嘿嘿淫笑起来。

“彦夫……这厮无礼！……”桂莲又惊又羞，双手掩面，转身哭泣起来。

郑彦夫岂能容忍这奇耻大辱？他狂吼一声，“我宰了你们这些畜生！”刹那间，只见寒光一闪，一刀便刺死了刁斜眼。

歪脖衙役见势不妙，扔下铜锣，夺门而逃，大声喊道：

“郑彦夫杀人啦——！救命啊——！”

此刻，郑彦夫不顾娇妻幼儿的哭叫，手握尖刀，疾追上去，吼道：

“歪脖李，今日我若不宰了你，难消我心中之恨！”

随即，郑彦夫右臂一扬，雪亮的钢刀如箭而飞，刺穿了歪脖衙役的后心，歪脖衙役惨叫一声，倒地气绝。

郑彦夫一脚踏着歪脖衙役的尸体，拔出了尖刀，然后对围上来的百姓们喊道：

“各位父老、兄弟们，今日张斗耀这个狗官又逼着俺们交粮了！可是，俺们早已粮尽锅空，腹中无食了，谁家还能交出粮食？！”

“是呵，是呵，人都快要饿死了，哪有粮食可交哇！”一位衣衫破烂的白发老人说道。

“俺们无粮可交，要脑袋倒有一个，跟官府拼了！”一个大汉吼道。

郑彦夫扫视众人一眼，脸色严峻地说：朝廷腐败，官吏如狼，与其挨饿受冻而死，不如拿起刀枪跟官府拼了！弟兄

们，我今日杀了这两个狗衙役，已是忍无可忍！大丈夫顶天立地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有愿意报仇雪恨的好汉，跟我冲进县衙，杀了张斗耀，为穷苦百姓出出气！”

“郑大哥，俺跟着你干！”

“彦夫，你领头，俺们决不后退！”

数百个穷苦大汉围着郑彦夫齐声吼叫起来：“干！俺们反了！”

郑彦夫热血沸腾，激动万分，他高举钢刀，大声呼道：

“弟兄们，拿起刀枪，冲啊！”

此时，张斗耀正坐在大堂的木椅上，微闭双目，心里盘算着如何逼粮，如何霸占良家妻女。突然，一个衙役惊慌地奔进大堂，叫道：

“张大人，刁斜眼办事不利，逼反了刁民，他们杀了刁斜眼和歪脖子，现在已冲进县衙大院了。”

“什么？刁民竟敢犯上作乱？这还了得！快去挡住刁民，真是混帐！”张斗耀惊恐地吼道。

“张大人，快逃吧！数百刁民，凶猛如虎，挡不住哇！”衙役哭丧着脸说。

“这可如何是好，这可如何是好！”张斗耀急得浑身冒汗。

慌乱间，郑彦夫已率数十个好汉斩杀了院中的衙役，冲进了大堂。

张斗耀从未见过这种阵势，吓得脸色煞白，两腿颤抖，不会动弹了。郑彦夫一个箭步冲上去，伸手抓住张斗耀的胸襟，骂道：“狗官，你平日欺压百姓，霸占良家妻女，真是作恶多端。今日我要你的脑袋，为那些惨死的兄弟姐妹报仇雪恨！”骂罢，他一刀捅穿了张斗耀的胸膛，然后又一刀割

下了狗官的脑袋，对众好汉喊道：“弟兄们，开仓放粮，收拾刀枪，咱们与官府、恶霸血战到底！”

受苦受难的百姓们，看见了张斗耀的可耻下场，他们一个个心里痛快极了，齐声高呼：

“反了，反了，俺们与官府对抗到底！”

这振奋人心的吼叫声，在夜空中回荡，久久不散。

澄城农民抗粮杀官的消息迅速传布开来，各地的农民、饥军纷纷响应，一场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燎原大火就这样点燃了。

第一章

一

那年六月，北京的天气特别闷热。火辣辣的阳光没遮没拦，照在紫禁城内的九重宫阙的红墙黄瓦上，闪着耀眼的光辉。

金碧辉煌，雕梁画栋，雄伟壮观的乾清宫和文华殿，是明朝几代皇帝处理朝政、批阅奏疏之处。东堂西阁，雍荣华丽，是皇帝用膳和休息的地方。

二十八日中午，二十三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，满面倦色，无精打采地带着一群妃嫔，宫女，从上清园乘辇返回了乾清宫。他和几个宠妃在东暖阁用了午膳后，喝了一杯霍维华奉献的“灵露饮”，就脱下团龙袍，搂着两个年轻、美丽的宫娥，躺在龙凤玉雕床上休息了。

翊坤宫的谢妃看了一眼天启皇帝那消瘦、苍白的脸，一边轻轻退出暖阁，一边对娇媚的赵妃说：

“这些天，皇上白日游玩，夜伴娇娃，圣体劳乏尤甚，你也该劝劝皇上保重圣体，节欲免劳才是。倘若皇上到了精血枯竭，痼病加重之时，如何是好？”

“嘘……”赵妃将红袖轻轻一拂，屏退了身边的宫女，然后才对谢妃悄声道：“小点儿声，你也不怕被别人听见，惹出杀身之祸？”

“唉，皇上的圣体已弱不禁风，可皇上色欲愈来愈重，

“如果到了卧床不起之时，你我姐妹可都有罪呀！”谢妃眼圈一红，嗓音哽咽道。

赵妃想起昨夜皇上临幸她的情景，不禁粉面羞红，心跳不止。此刻她听了谢妃这番话，心中陡然生出怨恨之意，说道：

“魏公公真不是个好东西！他诱骗皇上服了那种药后，皇上总是整夜与人纠缠，真让人受不了。还有那个霍维华，更是个无耻下流之徒，自从他给皇上奉献‘灵露饮’后，皇上竟与数名宫女长夜欢娱。如此下去，皇上的圣体能不亏损吗？”

谢妃闻言，面带忧色，微皱弯眉，轻叹一声，说：“高官多狡诈，帝王最薄情，伴君如伴虎，最苦女儿身。”

“最苦女儿身，事人以颜色。可咱们女人到了这种地步，凭他沧海桑田，也只好随遇而安，任皇上摆布了。”赵妃凄楚地说。

谢妃用红绡手帕轻轻擦了擦脸，然后朝周围看了看，这才凑近赵妃身边，低声说：

“听小太监说，魏公公又从江南北地选来了几百名美女准备献给皇上受用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赵妃点点头，说：“此事是真。魏公公与客氏淫乱不算，他还乘机勒索财宝，坑害良家女儿，真是猪狗不如。”

“唉，皇上圣体已衰，竟还如此纵欲，这后果真不堪设想啊！”谢妃叹道。

“这几百名美女一入深宫，有绝色者侍奉皇上，咱们姐妹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。”赵妃心怀妒意地说。

“身居深宫，如鸟入笼，咱们认命吧！”谢妃眼中含泪，轻声叹道。

说话间，自称“九千岁”的魏忠贤带着一帮随从缓缓走了过来。

谢妃和赵妃皆知魏忠贤倚仗客氏的权势爬上了高位，所以她俩既讨厌魏忠贤，但又不敢得罪他，只好装作没看见，两人联袂而去。

魏忠贤望着两位皇妃的背影，冷笑一声，心中暗道：这次我给皇上又选了几百名美女，其中有绝色少女远胜谢、赵二妃，待皇上得了新人时，便会把她俩贬为庶女，打入冷宫，为我消了胸中这口闷气！想罢，他的脸上露出得意之色，随即将长袖一甩，挺着大肚子，缓缓登上玉阶，走进了乾清宫。

此时，天启皇帝正在午睡。魏忠贤虽权势显赫，但他也不敢惊了皇帝的好梦，只好到西暖阁耐心坐等。

历代的封建王朝的统治者，几乎都是荒淫无耻的昏君。他们深居九重，纵情享乐，花天酒地，骄奢淫逸，根本不顾紫禁城以外的贫苦百姓们的死活。

天启皇帝的父亲朱常洛，在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八月初一即位为帝，因日服春药，纵欲过度，在九月初一清晨驾崩了。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。

天启皇帝是朱常洛的长子、万历帝的长孙，在封建帝室中，他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，原该受到很好的照料和教育。然而，他所受到的教育却是极少，在明代一十六帝中，他可算最差的一个了。在激烈的皇权斗争中，朱常洛半生都是在危惧飘零、提心吊胆中度过的，他的地位总是极难巩固。所以，他根本顾及不到自己的儿子。

天启帝从小由他的乳母客氏带着，躲在太子宫的一个角落里，凄凉孤苦地悄悄长大起来的。他对客氏的感情特别深

厚，几乎离不开她。这也由于多少年来客氏不单是他的乳母，也是一个可以为他解除孤独、给予安慰的庇护者。天启对于客氏，实在爱之有如生母，在他初即位时，正是红丸、移宫两案一时俱发，举朝上下都极纷乱，而他却什么也不顾，迫不及待地立刻将客氏封为奉圣夫人，把客氏的儿子侯国兴、弟弟客光先，都封了高官。次年改元，他已年及十七，四月间大婚，已册立了皇后郭氏，但他仍然舍不得离开客氏。

魏忠贤之所以得势，也是由于他和客氏建立下了特殊的关系而造成的。他是河间肃宁人，少时善骑马射箭，尤好赌博，在他无力偿还赌债时，便净身入宫，改名李进忠。后来他侍奉天启，便恢复了原姓，天启又赐名为忠贤，所以此后他便又以魏忠贤为名。

魏忠贤虽然识字不多，但他狡黠善变，机警老练。他早已看透了天启，不过是个无知的孩子，并且发现，天启与乃父乃祖一样，也是贪财好酒，耽于女色，他便略施诡计，使霍维华进献名为“灵露饮”的春药，供天启帝服用，魏忠贤还发现了天启有个特别的癖好，便也加以利用。原来天启颇有小慧，喜弄机巧，刀锯斧凿，丹青髹漆等件，往往亲自动手，尝于庭院中作小宫殿，形式仿乾清宫，高不过三四尺，曲折微妙，几夺天工。他当上了皇帝后，这种癖好更甚，环境变了，工具、材料样样方便，他便每日造些玩具，自赏自鉴，把朝政大事，反置诸脑后。魏忠贤每逢天启引绳削墨，制作玩具之时，便来奏事。天启这时最厌打扰，随口说道：“朕知道了，你看着办吧，怎么办都行！”魏忠贤后来称为九千岁，被人认为是站着的皇上，所靠的便是，他已把天启牢牢控制住，玩弄于掌股之上。

天已未时，太阳西斜。天启皇帝一觉醒来，睁眼便问：“魏忠贤回来了吗？”

一个宫女跪地奏道：“九千岁已回，在西暖阁等候多时了。”

“为何不早奏朕？”

“奴婢不敢。”宫女吓得浑身颤抖，连连磕头。

“蠢货，退下！”天启帝怒道。

“请皇上息怒。”侍寝的两个宫女连忙把天启帝搀扶下床，然后给皇上更衣。

天启帝脸色苍白，双目无神，嘴唇发青，身子微颤，他强支病体，坐在铺着黄绫垫的团龙椅上，气喘吁吁地说：

“传……魏忠贤……见朕”

突然，他感到一阵头昏眼花，胸口闷胀，一张嘴，吐了几口血，随即浑身瘫软，晕了过去。……

二

农民起义战争的烈火越烧越旺。秦、晋、鄂、川各路义军，攻州夺府，杀富济贫，打得朝廷官军焦头烂额，抱头鼠窜。

陕北府谷县的王嘉胤、杨六、老张飞等好汉，率领几百贫苦农民起义后，杀了贪官污吏、地主恶霸，然后整顿队伍，撤出了县城，在黄河两岸与陕、晋官军周旋了几个月，使官军战而不胜，退而不利，真是无计可施。不久，白水王二等人又率领饥民起义，攻破宜君县城，杀官救民，放出狱囚，随即北上，同王嘉胤会合，农民军人数已达五六千名，聚集在延安、庆阳的黄龙山。

陕西督粮道洪承畴见农民军日益壮大，心中焦急万分，他与陕北各府、县的地方官商议，联合出兵围剿王嘉胤这支义军。在洛河、韩城两战中，农民军虽杀伤了数千官兵，但农民军也伤亡惨重，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，王嘉胤率领一部分农民军向山谷撤退。

七月间，清涧县人王左挂（原名王子顺）招集数千饥民在宜川起义。苗美、飞山虎、大红狼等人趁势举起义旗，同王左挂会合，东闯西杀，攻州夺县，打败了官军几次合围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。

王左挂年约三十二三岁，身材魁梧，性格直爽，是个勇有余而智不足的好汉。他率领农民军与官军数次战斗，在血与火的战场上，渐渐悟出了一些道理，并吸取了不少经验和教训。他清楚地认识到，农民军作战虽很勇敢、顽强，但纪律松散，缺乏军事素养和作战经验，常常被官军钻了空子，因而吃了不少败仗。在惨痛的教训中，他感到与官军作战只凭勇猛顽强是不够的，还要有训练的部队，克敌制胜的谋略才行。于是，他想起了一个饱读诗书、颇有心计的朋友点灯子，尚住在清涧县的石油寺内。在农历八月十三，他带着几个义军头目，悄悄地回到了清涧县，请点灯子帮他出谋划策，训练义军。

八月十五，皓月当空，皎洁明媚，银白色的月光洒满大地。

二更时分，在石油寺不远处的山岗上蓦地飞下了一匹高头骏马，浑身雪白如玉，长鬃随风飘逸，甚是令人喜爱。骑在白马上方的壮汉，大约三十一二岁，眉宇间隐含饱经风霜和颇具历练的仪态。他身穿铁甲，外罩战袍，腰佩长剑，显得威风凛凛，器宇不凡。他就是陕北义军的首领王嘉胤。